

生活百味

独有的吃糖乐趣



汪农生

糖块,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是永远的甜蜜和快乐。在我小时候,我们家吃糖块,更多一分乐趣。爸爸妈妈总是教我们把剥下来的糖纸折叠成一个个舞女,随手折叠,形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习惯保留至今,偶尔吃糖块,总喜欢把剥下来的糖纸折叠成美丽的舞女,想象婀娜的舞姿,享受独有的吃糖乐趣。



夹竹桃



海陵

如海运河景观大道靠河岸一侧,高大的灌木上开了许多白色的花,随风而来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走近前,用手机上的拍照识物一扫,原来是夹竹桃。

夹竹桃有毒,但因为美丽、能净化空气,所以被栽植于公园、景区、道路和河湖边。

如此美好的植物却有毒,倒也不奇怪,自然界有许多植物和动物都有毒,甚至越美艳毒性越大,这是长期的生存竞争中进化出来的自我保护的机能。其实,毒并不可怕,你不去招惹它,它也不会对你构成危害。

再美好的东西,当它们不属于你时,可以欣赏、赞美它,但是不要企图占有、亵玩它,否则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。



江海颂

在成都环球金融中心南侧,有一个被高楼大厦环抱的生态公园。作为锦城绿道高新段的一个节点,桂溪生态公园闹中取静,在占地1800亩的公园里,一眼可以望见雄伟的环球金融中心。

生态绿地最大的亮点是一个园中园——铁人体育公园。站上扭腰机等健身器械,自动语音机就会发

特别的南通制造



出提示:“这里是南通铁人智能体育设备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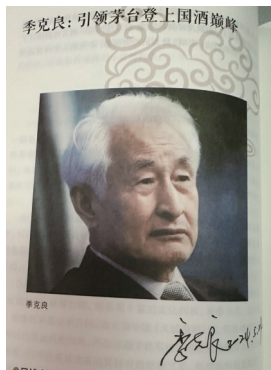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里是南通……”这样的语音提示,出现在全

国80多个城市200多个铁人体育公园里。又一款特别的南通制造,闪耀在大江南北。

季老签名

多次采访过季老,那篇《季克良:引领茅台登上国酒巅峰》是他《百年激荡》一书中的重点篇章。书中后一篇,就是宋老师和我采写的《祁沫若:老行长解读“南通现象”》,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吧。宋老师向季老介绍了我,季老用启海方言和我聊了起来,并交流了通州张芝山周边的一些历史变迁。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《百年激荡》一书,请季老签名。他拿过我的笔,站着就把字签好了,还认真地写下年月日。

发布会上,纪录片讲述了季克良等4位白酒大师命运交织、赓续传承的传奇人生和精神特质。1964年,季克良放弃了在上海工作的机会,和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女同学来到赤水河畔



的茅台酒厂工作生活,一转眼就是一甲子。这位在茅台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,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揭开了茅台酒的神奇工艺之谜,并引领茅台登上了“中国制造”的巅峰。

无论何时何地,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季克良始终是当之无愧的一张“茅台名片”,被誉为“国酒教父”。

“不许动!”

因为家住四楼,不便及时赏花,昨天,我拿上剪刀,准备剪几枝花插在家里花瓶里。走到楼下,正准备下手,身后猛然传来一声“不许动”,吓了我一跳,回头看到一张愤怒的脸!是隔壁楼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。她的一声吼吸引来几个邻居,大家七嘴八舌指责起我来。有个大爷说:“你对花儿下手,是给我们大伙心里添堵啊!本来花开着,人人看了,心情舒畅,你这一剪把大家的好心情都剪没了。”我正想为

自己辩解,妻子下班正好看到了,悄悄向我递了一个眼色,我欲言又止,只得诚恳接受大家的“教育”,收起剪刀和妻子一起回家。不过,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意难平。妻子笑着说:“既然你把花栽到公共绿地了,它就属于公共财产了,有这么多的邻居帮你看护着它,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?”

也对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从落地在公共绿地上的那一刻起,它应该就不单单属于我一个人了,我又凭什么去任意采摘呢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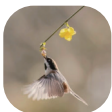
张超

喝过的茅台酒不一定是真的,而我眼前的“国酒教父”季克良,定是真身。雪白的头发,猎鹰般的鼻子,儒雅又英武,一口启海口音普通话,声音洪亮。

崇敬季克良,不是因为茅台酒的尊贵,而是他的忠诚和情怀、学识和敬业、眼界和格局,当然还有他的老乡身份。

接到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参加“渊源流长·南通籍白酒大师纪录片”发布仪式的邀请,我欣然前往。

在发布会开始前,我在宋捷老师的引见下,来到季老下榻的房间。宋捷先后



微微一笑很倾城

在阳台上养了一年多的一盆月季,为了让它不受“委屈”,去年春天,我把它移栽到楼下绿地里。得益于地阔天高的生长环境和充足的阳光雨露,今年开的花又大又多,邻居们啧啧称道,常有人过来拍照。我见了,心里也美滋滋的,仿佛人家夸的不是花而是我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左图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

乐活人生

钓龙虾



文娟

前几天,朋友在朋友圈发了几帧钓龙虾的图片,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第一次接触龙虾,是在儿时的某个初夏,我与伙伴去水沟边玩耍,发现芦苇丛中藏着一只又一只前爪似钳子的龙虾。

我们用芦苇做钓竿,细的那头牵一截绳线,绳线另一端挂一圈串着蚯蚓的铅丝。

哇,龙虾太贪吃啦,抓住蚯蚓就不放。仅仅一个中午,伙伴们就成功钓到半水桶龙虾。我们连蹦带跳把龙虾拎回家。不顾大人“龙虾是龙身上的蚤子”的警告,把龙虾倒进锅子。不说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蚝油了,连最基本的生姜、料酒都没有,顶多淋些酱油,味道却相当鲜美,可以说打嘴不放。

昨天,特意点了份龙虾王,品来品去却尝不出当年的味道。至于钓龙虾,也只能在回忆里缅怀了。

爬爬凳



黄震

小宝收到的儿童节礼物:爬爬凳。

友人的父亲是一名年近八旬的老木匠,手工制作了这张小木凳子。榫卯结构清晰可见,凳面选料宽厚,凳脚支撑有力。不用铁钉、不用胶水,所有棱角都亲手用砂皮打磨,手感圆润。

过去,主家的一堂家具历尽数月完工,利用剩下些斜角零碎の木料,老师傅带着徒弟们物尽其用,几张爬爬凳就会应时而出,大小大小,有高有低,形态各异,但平稳扎实是考量的标准。坊间传言,木匠手艺人满师出徒时,师傅出的考题就是制作一张合格的爬爬凳。

当年的小木匠也都老了,这制作爬爬凳的手艺不知是否传得下来?

